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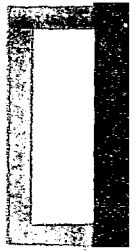
國立戲劇學校
戰時戲劇小叢書
瘋了母親的親



駱文宏執筆

街頭劇

(第二種)



小引

自全面抗戰展開以來，發動廣大羣衆，已成後防工作之重心。戲劇爲喚起民衆、訓練民衆、組織民衆之良好工具，盡人皆知，勿待贅言。本校使命所在，不敢後人；除向民間作抗戰戲劇宣傳之演出，並協助各抗敵團體作同樣工作外，特將本校員生最近創製或改編之戲劇作品編爲戰時戲劇小叢書，以應需求，藉合實用。惟同人等才力有限，掛漏之處自所不免，尚祈海內名賢多予指教是幸！

余上沅謹識

M9
2238.26
2



3 1761 3852 1

1

序

曾聽見人家說過，街頭劇這樣東西，彷彿應該是粗枝大葉的，（我不敢用「草率」兩個字來形容。）我推想他們的理由，大概因為街頭劇是個街頭或廣場上的玩藝兒，下工夫來製作它似乎是多餘的；也以爲寫街頭劇只是在「應景」，應景的東西好像用不着講究什末。我這樣說，並非過火，事實上正有許多劇作者儘管口頭上高唱街頭劇的重要，而私下總感覺這種形式太淺顯簡易，不足供大手筆發揮盡致。於是有成績的劇作家以爲殺雞何必定要用宰牛的刀呢，就不屑於寫，不寫；肯寫的人們呢，又不願殫心積慮，探索寫街頭劇的道理，潦潦草草挑選出一兩種宣傳概念，湊上幾個人物，敷衍成一段散漫的故事。結果，演出的時候，演自演，看自看，所謂「淺顯簡易」的街頭劇，僅僅是麻木的「淺顯簡易」，一般民衆彷彿在了解，其實是毫無所動。這樣下去，寫街頭劇的呼聲再高些，肯寫的人再多些，演出以後，民衆還是泄泄沓沓，漠然國

事，哪裏看得出街頭劇激發民衆的效能呢？其實，「淺顯簡易」，「淺顯」原是街頭劇的好處，說到「簡易」，又何曾「簡」，何曾「易」呢？一種新的形式，還未充分試出裏面的效能的時候，是不容我們冒然下了斷語的。

時機太迫了，國勢太危險了！雖然我們明明察覺這本戲的毛病很多，也倉促地把它印出來，爲着喚起民衆是刻不容緩的事。如果有人演，願意我們來幫忙，我們自然是十分高興的參加，但是如若有人肯費下工夫來指正我們的工作，那我們是加倍地喜悅的。

在長沙，已演過好幾場，效果還好；我們願就上演的經驗提出幾點意見來，藉供大家參攷。

我們覺得演劇的宣傳工作，應該和其他口頭，文字，圖畫等宣傳工作連繫起來，不要把演劇成爲一個孤立的部份；所以在瘋了的母親裏用了宣傳員，讓他的演說和演劇的內容相呼應，使觀衆能夠對戲得更深的印象。另外，我們又讓許多宣傳員分散在觀衆中間，來引導觀衆的情緒，

甚至於把劇情講解給他們聽。

其次，因為場地的關係，看到戲的觀眾頂多有三層人，所以當你「甩場子」的時候，千萬要第一層觀眾坐下，第二層觀眾蹲下。

關於語言問題，演員最好能一律用當地方言，至少主要演員要能說當地方言，這樣，觀眾才會感到親切。

臨了，我應當感謝萬家寶先生給我細心改正，大化弟給我刻圖。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駱文宏。

本劇第一次由國立戲劇學校二年級同學演出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在長沙

執筆者 駱文宏

參加創作者 江蘊端

凌瑄如

萬家寶先生

全體同學

導演者

飾演者

宣傳隊員

老張

張逸生

觀衆甲

郭藍田

瘋子

石蓮馨（普通話）

瘋子

黃仁（長沙話）

觀衆乙

蕭雲端

觀衆乙

江蘊端

觀衆女

張國萃

女工

凌琯如

失業工人

趙鴻模

少年

謝重開

警察

李慶華

囚犯

王大化

◎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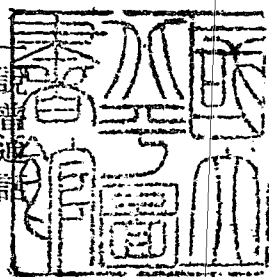
爲着充分發揮宣傳的效能，我們用了兩個女主角

，一說長沙話，共分兩組演出。當着多半觀衆不懂該地方言時，我們便用說普通話的主角上演，其餘也一同說普通話。反之，觀衆若大半是長沙人，我們便以他們的方言演出，用那說長沙話的一組，都說長沙話，不太計較劇中人物的各地口音，只求觀衆能懂。

人物：

宣傳隊隊員——若干人。

老張——一個宣傳隊的領隊，學生或政治工作者。



觀衆甲

瘋子——即「瘋了的母親」，年約四十七八。

觀衆乙

觀衆女

女工——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

失業工人——二十來歲，因滬戰而失業的。

少年——瘋子的鄰居，二十四歲。

警察——一個五十歲以上的老警察。

囚犯——不是強盜也不是賊，一個受了相當折磨的青年人。

前奏

有這末一個時候。

在一塊廣場上。

（好幾個宣傳員用鑼鼓，或是用歌詠，壁畫在號召聽衆。

（不久以後，人漸漸地圍來了，于是老張馬上就站在一張凳上

老張

開始他的演說。

（以一種熱情而懇摯的姿態和聲音）親愛的同胞們：現在全國的人民都起來抗戰了，東西南北許多地區都成了戰場，抗戰的空氣幾乎是散佈到全國每一個地方，全國每一個老百姓頭上。（頓）現在，不管是在戰爭區域以內的老百姓，或是在非戰爭區域以內的老百姓，是沒有一個人不關心着日本的炮火。因為我們都深切的認識了這次的抗戰是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着密切關係的——是我們國家有史以來所沒有過的神聖的民族戰爭！（頓）這樣，我們更必須知道，這次的抗戰不是局部的，不是暫時的；而是一種全面的，持久的抗戰！（頓）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的目的是在亡我們整個的國家，六年前牠吞併了東北，那不過是吞併中國的第一步，今年八月間牠對上海侵略的用意也正是爲了要威脅我們整個的國家；現在牠們的海軍軍艦已經沿着我們的海岸佈滿了，牠們的飛機已經向我們每一處城市村

鎮瘋狂的轟炸，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我們處處都受到了敵人的威脅和破壞。敵人侵略我們是全面的，我們給予侵略者的打擊也只有是全面的抗戰！（頓）爲了這次抗戰的最後勝利，所以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應該參加到抗戰的隊伍中去！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當兵！我們要爭取整個民族的生存，我們要爭取我們個人的生存，我們必須參加抗戰，每個人都要當兵！（頓）現在政府已經頒佈了國民兵役法，實行了征兵制度，從今以後我們每一個國民都有當兵的義務，從今以後我們每個國民都有當兵的權利了！親愛的同胞們，我們拿起槍來保衛我們的國家，當兵，爲國盡忠，是我們國民最光榮的事情。（頓）我們大家不要祇顧眼前，敵人是最殘暴的，牠是一隻野獸，是一條毒蛇，牠要把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全都咬死全都吞了才甘心，這不是瞎說，大家祇要留心就能知道事實真是這樣的。牠拿大炮，飛機，一切鋒利的武器，不光殺死我們前線的將

士；從戰爭開始以來，我們離火線很遠的老百姓，大家知道死了多少嗎？（頓）敵人殘殺的對象是中國人，不管你是哪一行的人，不管你在什末地方，牠的飛機都會帶着炸彈轟炸你，滬杭鐵路的松江車站逃難的千把人是怎樣死的？漢口五六百個平民又是怎樣死的？很多很多的地方，無數的老弱婦女兒童，他們都同我們一樣是在很遠的後方，然而他們也都是叫日本鬼子炸死的，他們又是怎樣死的？（頓）我們現在固然很平安，但是誰敢說，誰敢保險我們在一點鐘之後不會讓敵人的飛機炸死？（頓）親愛的同胞們，敵人把我們欺負得太利害了，牠把我們不當成入，牠把我們的生命看得還不如一個螞蟻！大家想一想——誰不想安逸的活下去？誰願意死？可是敵人一點也不可憐你，牠不讓你活，牠硬要你死！（頓）我們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還能再忍耐下去嗎？還能再待在家裏等死嗎？與其等死，不如給敵人拚着死了還痛快！（頓）大家要認清楚，現在我們

要是還不起來同敵人拚，那我們就永遠沒有翻身的一天了！（頓）各人都應該認清自己的責任，有錢的把錢拿出來捐給國家，能拿槍的就去當兵，就去上前綫殺我們的敵人……

〔當他的演說還沒有完但也可以完了的時候，有一個瘋子手裏燃着一串爆竹從她來的地方跑來。

觀眾甲（指）瞧，瞧呀，那是什末？

宣傳隊員 看，看那邊……那是什末？

老張（眺望地）什末？哪兒？哪兒？

〔聽衆的注意力漸漸移在瘋子身上。

〔「戲」就這末開場了。

瘋子（以一種失常的興奮的神情嚷着並亂打觀衆）好了！好了！出來了！（拖住老張）我的大的出來了……哈……哈……出來了！（一陣斷續地痙攣地笑）我的大的出來了……接他去，接他回來……

……我要他，我要他，經我那——那小的報仇！（低聲喃喃不絕，

用手勢）報仇！打死他們！打死日本鬼子（忽高聲笑）打日本哪！

老張 這是怎末回事？

觀眾乙 噢！（跟其他觀眾耳語）

瘋子 （靠着凳子，低聲效飛機聲）嗎……嗎……嗎……鬼子的飛機，啊！嗎……嗎……日本鬼子的飛機……（忽然想起，用手勢）轟！把我小的炸……炸成肉醬了……（以手拍凳）哦！我的兒！我的心肝兒！沒有了，連個骨頭沫都瞧不見了，報仇啊！我的大兒子，你得給他報仇！報仇！（嚶嚶哭泣，口裏低聲）報仇……報仇……報仇……

觀眾甲 （頑笑地）看！看瘋子！看瘋子！瘋子跑出來了！

觀眾乙 誰？誰是瘋子？（好奇地）瘋子在哪兒？

觀眾甲 （指着）這不是？（與觀眾乙交頭接耳，指指點點）

瘋子 （她高聲起滅了的爆竹，挨近一邊觀眾）噼……噼……噼……

就這末殺！嗚：嗚：嗚：就這末殺！（傻笑）找的老大！你就這樣打死他們，打死日本鬼，報仇（她彷彿聽見了什末，向觀衆甲）什末？（望）你回來了？哦！（拉住觀衆甲）我的大兒啊？你怎末現在才從監牢裏回來？（平淡地）可憐你弟弟死了！叫日本鬼子的飛機炸……炸成肉醬了！（拉他到面前來）我的大兒啊！（哭）你的媽好苦，你在監牢裏待了六年，我的大兒子，你……

觀衆甲

（尷尬地）喂！喂！你別拉！別拉着我！

瘋子

怎末，我的兒？

觀衆甲

（羞慚地）奇怪！誰是你的兒子？這不是笑話？

瘋子

（追着，慢慢地）我的兒，你怎末不認識我？

現衆甲

（沒有辦法）我不是你的兒子！

瘋子

不是？

觀衆甲

不是，你這個瘋子！

瘋子

（看觀衆甲，看四週的觀衆，看看天又看看地，慢慢地說出一個字）瘋？（瘋了的刺激，在她摔倒地上昏厥了）

觀衆乙 這是怎末回事？

觀衆甲 誰知道這是怎末一回事。

觀衆女 （向女工）這是誰？

女工 像章家媽媽。

觀衆女 是嗎？快去看看她。

〔兩個人走進瘋子面前。〕

女工 哦！章家媽媽，是章家媽媽。（扶她坐起來）章家媽媽，怎末又一個人出來了呢？

〔瘋子還是像死的。〕

失業工人 （已經在瞧了半天了，難過地，拿了他水菓筐子裏的一塊潮手巾）她昏過去了，（遞過去）我這兒我有淋過水的手巾。

觀衆女 （接過來替她敷在額頭上）

觀衆乙（低聲對女工）她倒底是怎末回事？

女工（讓觀衆女扶着她，低聲向乙）她是個瘋子。

觀衆甲（對觀衆乙）你看，是個瘋子！

觀衆乙（對身傍的人傳下去）原來是個瘋子！……

〔半響。

〕失業工人又遞來幾個桔子梨子一類的水菓。

失業工人 這位老太太也許是真的昏過去了，給她吃點冷東西就會好的

女工（接過水菓，輕輕地推她）章家媽媽，章家媽媽，你醒醒罷！

醒醒吃點水菓，吃點水菓就不會難過了。（瘋子不做聲）醒醒罷，章家媽媽……（帶點嘆息，她把水菓剝開塞進瘋子嘴裏）

瘋子（把東西吐出來，搖搖頭。忽然站起）這末多人圍着我……你們！（向四週觀衆）你們在瞧着我幹什末？你們爲什末瞧着我？你們爲什末不看看你們自己？爲什末不看看你們自己嘞！（重重地）是叫日本鬼子用飛機炸死了我的兒子，是叫日本鬼子

瘋子
女工

燒了我的房子，（慢慢地）日本鬼子來了，你們不管，鬼子們殺人了，你們不管，鬼子佔了我的家了，你們不管！（高聲）鬼子就要來找你們，（乾脆地）搶了你們的錢，佔了你們的家，殺了你們的人的，好！你們也不管罷，你們可憐哪！

章家媽媽，章家媽媽，你坐一下罷！

（痛苦地）哦！鬼子的飛機把我小兒子炸成肉醬了！炸成肉醬了……天哪！（哭笑無常）又白，又胖，（隨便指一個觀眾）像你！（又指一個）像他！（再指一個）像你！……一個能說會講的孩子，哦！叫日本飛機炸彈炸碎了！我只找着他半個，半個頭，半個頭……（漸低）半個頭……半個頭……（她無力的坐下）

觀眾乙

女工

可憐，請那位送她去吧！
什末？

觀眾乙

找個人送她回去。

瘋子

什末？送我回去？送我上哪兒去？我沒有家，我的家早燒乾淨了，我親生的孩子給炸死了（掙扎着）

觀衆乙

（同時）可憐哪……

瘋子

（向觀衆乙）你！你不去打日本鬼子，可憐我幹什末！（一步步走向觀衆）你！你不去打日本鬼子，你可憐我幹什末？你！你不去打日本鬼子，你可憐我幹什末？你們不去打日本鬼子你們可憐我幹什末？（喊叫）哦！半個頭！（低聲）半個頭！（忽然高聲）哦！我的心肝啊！我的肉！我的寶貝啣……

女工

（趕忙去扶她坐凳上，她掙扎。於是埋怨地）請大家別亂說了（向瘋子）章家媽媽，你靜一靜罷！

〔半響。〕

〔瘋子安靜些了。〕

觀衆乙

（歉意地）我原是好意，叫她回家去，真的，她現在沒有家，她現在沒有親人了嗎？

女工 她還有一個大兒子，關在監牢裏已經六年了。

觀衆乙 那爲什末？

女工 大概是惹了點嫌疑，不過今天就要放了。

觀衆乙 難怪，這位老太太剛才放着一串爆竹，大聲嚷嚷大兒子要出獄了，接大兒子呢！

瘋子 (站起) 你們，你們笑話我罷……其實，我大兒子唸過書，他並不是強盜，並不是強盜，他唸過書，不過——運氣不好，才抓進監了！哦！小的給炸了，大的在牢裏……(頓) 好！好！好！好！

觀衆乙 (向瘋子) 你大兒子現在在那個牢裏？

瘋子 (發急地) 誰要你們管？

女工 在模範監獄裏。

瘋子 誰說的，他就要出來了……啊，我的大的就要出來了，啊！(興奮地) 我要他報仇！給他弟弟報仇！去殺日本鬼子，把鬼子斬

成肉醬！（低聲）把鬼子斬成肉醬！把鬼子斬成肉醬……（坐下來口裏喃喃不止。）

觀衆乙

（向女工）怎麼回事？能詳細給我們說嗎？

女工

（離開瘋子，讓觀衆女看着她，上前向觀衆乙）她的小兒子叫日本飛機炸了，她等她大兒子出獄來給她弟弟報仇！

瘋子

（突然站起）鏗！卡！（仿炸彈爆炸聲）就這麼，就這麼，那一天，鬼子的飛機在我們家那兒扔了十來個炸彈，一條街全給炸燬了！我親眼瞧見的，多少人哪……（用大動作形容）腸子給炸出來了，腦袋給炸飛了，滿地都是血……（恐怖地，幾乎畫出了那個景象）半個臉炸得貼在斷牆上……（聲漸低）我的小兒子也給炸成肉醬了，哦！只剩下了半個頭！哦！（大聲叫）你們看見半個頭沒有？……半個頭，半個頭，我的心肝啊！……（哭，倒地）

失業工人（勸慰地）這位老太太也用不着過於難過了！（站凳上，臧

情地，自己介紹）告訴大家罷，我也是一個難民，前幾天才從上海逃出的，本來我是在工廠裏做工，後來上海戰事爆發了，工廠給炸燬，停工了！家住在閘北，那兒也給炮轟平了，老婆孩子一直就沒有遇到，怕怕都給炸死了！（沉痛地）家破人亡，沒有受過這種苦的人是不會知道這種味兒的！我幾次三番想讓火車壓死就算了，可是我又轉過來一想，我爲什麼要死呢？——失業了，整天餓着肚子，這是誰叫我們受餓的？家破了，老婆孩子都給炸死了，這是誰害了我們的？這位老太太瘋了，是誰叫她瘋的？她的孩子給炸成肉醬了，成千成萬的人給殺了，是誰叫他她們死的？（平靜地，低聲）都是日本鬼子！（高聲）都是日本強盜啊！沒有旁的說的，現在我們只有打！只有跟日本鬼子拚命！（半響）我流落到這兒來，既沒有親戚，又沒有朋友，爲了弄碗飯吃，想法子做了這點買賣，我每天不過才賺了兩角多錢，可是就這兩

角多錢哪，我也捐給救國去了！（低聲地）盡點老百姓的天良！我們要知道前方的將士們，整天在敵人的飛機，大炮，毒氣，機關槍裏死併，好幾千個弟兄的血肉才換到一寸土地！朋友們！我們應該想到前方的將士們怎樣併命的殺敵，我們後方的老百姓應該怎樣盡我們的責任，（大聲）去殺敵！去救國！（她的眼淚都迸出了）

少年

（給彈片炸傷了手臂的，他匆忙地從人羣中擠進來，同情地對失業工人）這位朋友的話對極了！

女工

（向少年）哦，你來了，你看章家媽媽又一個人出來了。

少年

我知道，哦，章家媽媽，好一點兒沒有？

觀衆乙

（向少年）這位先生，你認識這位老太太嗎？

少年

（向觀衆）我跟這位老太太是鄰居，我們同是被日本飛機轟炸得家破人亡的，我真恨，我恨極了！（上凳）我們不是在向大家訴苦，其實，這種苦頭，有一天哪，諸位都會嘗到的！現在

日本飛機到處轟炸，說不定明天，說不定後天，諸位的家也會被敵人炸燬，諸位的親戚朋友也會給敵人炸死炸傷了，（舉一個例）諸位看，我的胳膊已經給炸傷了！（半響）我們怕嗎？我們不用怕！我們要明白，這都是日本鬼子的殘暴手段哪！我們要併着性命去打死日本強盜！（間）現在全面抗戰發動了，東戰場，西戰場，北戰場，英勇地將士們在拚命跟敵人作戰，（良心地）我們不能說這件事不跟我們相干，前方的將士是前方的將士，後方的民衆是後方的民衆啊！我們要認清，這一次的抗戰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戰爭！我想在場的諸位，沒有一個不直接或間接的遭受到日本鬼子的害罷？——這一次的戰爭，是整個國家的戰爭，是每一個老百姓的戰爭！每一個老百姓都可以是戰士，每一塊土地都可以成戰場！我們不能躲避，我們是中國人，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起來！打倒日本，起來！我們要全體去抗戰！大家一同去！

觀衆乙

大家？你先生的意思是，每一個老百姓都要當兵嗎？

少年

是的。只要是一個壯丁，就應該馬上去當兵！不然，有錢財的，有物力的，就應該馬上拿出來捐給國家！

瘋子

（忽然）我要起來，我要起來……

女工

（阻攔地）章家媽媽，你不要起來，歇會兒吧！

觀衆甲

（向觀衆乙，輕浮地）瞧，瘋子又來勁兒了！

觀衆乙

什末？什末？

少年

（向瘋子）哦！我忘了，章家媽媽……

瘋子

（向觀衆甲，乙，女，女工也向大家）啊！你爲什末要整天看住我？我並沒有瘋，我並沒有瘋啊！

少年

章家媽媽，章家媽媽……

瘋子

（拉少年，祕密地）哦！我告訴你，你知道嗎？我大兒子今天就出來了。出獄了！他一定要給我小兒子報仇！

少年

（半向瘋子，半向觀衆）對，報仇，叫他當兵啊，殺日本鬼子

！要爲我們親戚朋友報仇，要爲我們將來的子孫找好日子過，只有去當兵！

瘋子
當兵？

少年
噠，當兵。

瘋子
好！當兵，殺日本鬼子！哈……哈……殺日本鬼子！哈……哈……我的兒子殺日本鬼子！（聲音漸弱，重數遍）

女工
章家媽媽，回去吧，回去吧。

瘋子
（突然癡癡地）啊？那我不是連一個兒子都沒有了？他——他要是也死了……（哭，倒地）

少年
章家媽媽，你不要怎麼想，爲父母的都爲他們孩子着想，都希望他們孩子長大成人，不吃一點苦，不遭一點危險，你的話自然是實情，不過現在也說不上這些了，請你想想，我們大家想想——

觀衆乙
你有話請上去說。

（跳上凳）現在打仗根本就沒有什麼前方後方，老實說，後方已經沒有安靖的地方了，我們與其像她的孩子一樣給炸死在家裏，像好多個親戚朋友一樣給炸死在家裏，倒不如拚死在前線上！鬼子燬了我們的家，鬼子槍了我們的財產，鬼子殺了我們無數的同胞，我們還不跟鬼子拚命嗎？苦痛，犧牲，那算什麼，爲了家，爲了國，爲了這一次抗戰的最後的勝利，我們必須忍受一切最大的苦痛，忍受一切最大的犧牲！何況苦痛，犧牲都是有代價的，我們要造成獨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何況，我們並不會那麼容易的犧牲。就說當兵吧，先不過是訓練，等得到了軍事常識以後，也不過是在後方維持治安。就是上前線吧，那簡直像賺錢一樣，我打死了一個鬼子，我死了，跟你抵消；我打死了兩個，我還賺一個；我打死了三個就賺兩個；假如我們拿到一架機關鎗，一手還不知道殺死多少鬼子，那賺得簡直算不清！這樣死了，死的又那麼光榮？——這是很明白

的，假如我們不抗戰到底，那麼，我們子子孫孫，世世代代會永遠變成奴隸，連豬狗都不如！財產沒有了，祖宗燬了，根絕了，什麼都完了！——我們要抗戰到底，要得到最後的勝利，單單靠前方的將士是不夠的，我們後方民衆必須立刻直接間接地參加戰爭！我已經說過了，這事情很簡單，就是有錢財的，有物力的都拿出來捐給國家，少壯的青年人，什麼也不要顧慮去當兵！

失業工人 對啊！我們去當兵！

瘋子

（坐凳上，嘆語似地）當兵？……還給我的孩子，我的寶貝！……

：哦，半個頭，只剩下半個頭，我的孩子……半個頭……（喃
喃）

觀衆乙 （指點）看，警察來了，警察來了！

觀衆甲 看，還押着一個人呢！

觀衆乙 嗯。是個囚犯，是個囚犯。

觀衆甲 囚犯，這有什麼稀奇啊，我當是什麼呢！

觀衆乙 這個瘋子，不也是嚷着她的大兒子是個囚犯嗎？

觀衆甲 噢！是啊！可不是真囚犯，她說她兒子是個囚犯啊！

〔觀衆的視線轉移了。〕

〔一個囚犯和一個警察站在一邊。〕

〔蓬着頭，垢污的臉，眼睛畏懼陽光，睜閉不爽快，腿上繫慣了鐐在解脫了以後的蹣跚的步子——就是這麼一個囚犯。他出現於人羣中大約不久，人們看他，但他却很沉重。〕

〔瘋子的眼光也移過去。〕

〔囚犯似漸爲悲戚和痛苦所籠罩了。〕

（忙問）請問這位先生可是從模範監獄出來的？

怎麼？

沒有什麼，我不過問問。

（向瘋子走近兩步，又回來，對少年）我是剛從監獄出來的。

少年
警察
囚犯

瘋子

(恍惚地)從監獄出來的?

囚犯

(看瘋子，低聲向少年)這是誰?

少年

是一個瘋子。

囚犯

(上前看瘋子，轉身，難過地)瘋子?

瘋子

(起立，追上，與囚犯最近的距離，望)你是從監獄裏出來的嗎?

囚犯

(掉頭，望)嗯(避她，走)

瘋子

(驚，喜，拖住囚犯)那麼你一定是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囚犯推開她)你不是章鏞嗎?

囚犯

(在意料中的一種驚異，看，掉頭)你弄錯了，我不姓章，我姓金。

瘋子

(轉身想，掉頭看)

囚犯

(低頭)

瘋子

(慢慢地)你不是我的孩子?

囚犯

你弄錯了。

○子

(走近)可是你真像!

囚犯

(苦笑地)像嗎?(間)可是我並不是的。

瘋子

你——(失望在心裏，橫着走過去)連你也不是我的兒子?(慢慢地，失望在臉上)

囚犯

(忍)老太太，你大概是認錯了人了，你想，我會不認我生身的母親嗎?……我倒希望你是我的母親，我也有好幾年沒有看見她老人家了，可是你，你說你是生我的嗎，不對!

瘋子

不對?那麼我死了一個兒子，又丟了一個了……不會的，我記得，我不會認錯了人。

囚犯

你怕已經忘了你孩子的模樣了。

瘋子

哦，六年了，(坐)也許——(她轉過身去)也許我會認錯了人……(站起，絕望地)可是，你爲什麼不是我的孩子，爲什麼不是我的孩子呢……(伏在凳上，痛哭)哦，天哪……

警察 (催囚犯) 走吧，走吧！

囚犯 (再忍) 我從這兒路過，順便來看看有什麼熱鬧，誰想到會引出麻煩來呢。

觀衆乙 這位先生，這是怎麼回事呢？

囚犯 (嘆息地) 我是一個囚犯，囚犯的話真難說的很……

警察 走吧，快走吧，你不是想趕着到新兵徵募處去嗎，你不是想當兵嗎？

失業工人 什麼？你要去當兵？

囚犯 是的，我要去當兵！(向瘋子) 老太太，我——我要走了。

少年 (趕上) 先生，請慢一點，今天放出來的犯人，沒有一個叫章鏞的嗎？

囚犯 (躊躇地) 嗯……

警察 這我……

囚犯 (搶說) 這我們倒不清楚。

警察

你這個人真有點怪！

少年

你先生現在要到那兒去？這位弟兄是押送你的？

囚犯

蒙政府的恩惠，我們好些個囚犯都被赦罪釋放了，以後隨便到那兒去都可以自由，不過，我自己已經決定要去當兵，這位弟兄就是送我到新兵徵募處去報名的。

觀眾乙

那末你先生不打算回家了？你先生家裏沒有人了嗎？

囚犯

（怔了一怔）我的家……（恨）我的家給日本鬼子炸燬了，我的好些個親戚朋友也都被日本鬼子炸死了！

少年

真地，警察先生，這兒沒有一個囚犯叫章鏞？唉，（指瘋子）這就是章鏞的母親，她想兒子都想瘋了！

警察

有。

少年

（關切地）在哪兒？

瘋子

（更關切地）在哪兒？（拉住警察）哦，請你告訴我，我的兒子在哪兒？

警察 在這兒。

瘋子 啊？

警察 (看瘋子，看囚犯，再看瘋子，指囚犯) 就是他！

瘋子 (看囚犯，橫着走到凳前，坐) 什末，他是我的兒子？

囚犯 (他忍不住了，也掩飾不住了，終於激情地跑到瘋子面前，跪下，哭，顫聲地) 哦！媽！媽！我在這兒！我是在這兒！

瘋子 (看) 不對！不對！

囚犯 媽！媽！我不敢見你，我不敢來認你，怕你傷心，所以我先沒有叫你老人家……

瘋子 (避開)

囚犯 (向觀衆，沉痛地) 我要告訴大家，我就是她的兒子，剛從監獄出來的人。

少年 (喜) 那末你就是章鏞哥？(跑上去，握手)

囚犯 哦，你是——

少年 周濤，咱們六年不見了！現在你母親就住在我那兒。

囚犯 哦，累你了！

少年 事情真不幸……

囚犯 六年來什末全變了樣兒了……（忽然）媽！媽！你不理你的鏹兒嗎？

瘋子 半個臉，……半個臉貼在牆上……哦……半個頭！我的小兒子，

半個頭……哦……半個頭都給磚瓦輾碎了……

媽！媽！……

瘋子 媽？我的媽早死了，我的媽她不會瞧見她女兒……她女兒模着半個頭，那半個頭……

媽！你清醒一點罷！

瘋子 只要一閉眼，就看見他了……我的兒子的肉醬，我的兒子的肉醬……

囚犯 媽！你爲什末啣！媽！媽！弟弟死了，有我在這兒，我給弟弟

瘋子

去報仇！

哈：哈：你對我笑！半個頭！哈：哈：還對我笑：啊：報仇：

報仇：報仇啊……（昏倒）

囚犯

（痛苦地，走到少年面前）媽——瘋了！哦！（大聲）我的媽叫日本鬼子害瘋了！（向瘋子）哦！我的媽呀！……（上凳，向觀衆）哦！朋友們，我的媽叫鬼子害瘋了，我弟弟叫鬼子炸死了，我恨！我就要去當兵，就要去報我們的家仇，就要去報我們的國仇！朋友們，你們也許把我看成一個囚犯，其實我現在已經自由了；不過我感覺到，現在雖然能夠自由，但在戰爭中，是沒有自由的，我們什末也不應該有，我們什末都要交給國家，交給這一次神聖的民族抗戰！朋友們！這是國家民族存亡危急的關頭了，我們把什末都拋開吧，有錢財的，有物力的，一齊拿出來捐給國家，有精力的年青的人，一齊去當兵！一齊去殺日本強盜！

失業工人 對！你說的對！朋友，我這個買賣也不做了，我跟你一道去

當兵！

囚犯 好！（向少年）不過以後還請你照顧我媽！

少年 現在我們還待在後方幹什末？我也跟你一道去當兵！至於伯母她老人家，（指女工）我轉託凌家姐姐照顧好了。

囚犯 （向女工）那末謝謝你凌家姐姐！（向瘋子，告別地）媽媽！
媽！……

失業工人 （提醒地）朋友，你忘記你要去當兵嗎？你忘記你要去打日本嗎？

囚犯 對！當兵！打日本！（悲壯地）媽，我走了！（和警察一道向着一條路走去）

失業工人 （向少年）我同他先去徵募處報名。（走）

少年 好，你先去吧，我待會就來！

瘋子 （起來）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死了，死了，半個頭，半個頭

，半個頭，飛機，飛機，日本鬼子的飛機，鏗！鏗！炸彈！半個頭，半個頭！……（單調地重複下去）

少年 章家媽媽，章家媽媽……（向女工）我去叫車，你扶着她吧！

女工 章家媽媽，走吧！

瘋子 （啞寔着）半個頭，半個頭，我的兒子，我的兒子……（昏昏地幾乎繞了三面觀衆）

觀衆女 章家媽媽，這邊走啊！（她倆扶着她朝一邊走去）

尾聲

「老張立刻站出來，向觀衆。」

老張 朋友們！剛才我們都親眼瞧見了這個瘋子，一個人瘋了，比殘廢，比死亡，比什麼都難受，都要苦痛！（頓）我們好好的一個人爲什麼會瘋？是誰叫她瘋的？

觀衆乙 （大聲）是日本鬼子害她瘋的，是日本鬼子害她瘋的！

老張

對！這位老太太是日本鬼子害她瘋的！她的家叫日本鬼子燬了，她的親生的骨肉叫日本鬼子炸了，她瘋了，（頓）這是日本鬼子逼着她瘋的！我們要不趕快起來趕走鬼子，我們早晚也會像這位老太太一樣！不是瘋，就是殘廢，不是殘廢，就是死亡！朋友們，日本鬼子是這樣對我們，我們還能忍受下去嗎？

觀衆甲

跟日本鬼子拚命！

觀衆

打倒日本鬼子，打倒日本強盜！

老張

對了！打倒日本強盜！跟日本鬼子拚命！對了，我們要跟鬼子拚命，我們每個人必須去當兵！拿起了鎗，拿起了手榴彈，奔上前線，跟日本鬼子拚命！我們大家一齊去當兵！打日本鬼子！保衛我們的國家！

觀衆

大家一齊去當兵，保衛我們的國家！

老張

請大家跟我喊：大家一齊去當兵！保衛我們的國家！中華民族萬歲！

觀衆
老張

（吼聲震動天地）

最後請大家跟我唱一個歌！（任何一個救亡歌曲都行，最好檢
大家都會唱的，如聶耳先生的「義勇軍進行曲」之類。）

（終場）

海松 稿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拾五日收到



國立戲劇學校戰時戲劇小叢書第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瘋了的母親 (街頭劇)

每冊實價國幣一角

外埠酌加運費

版權
所有

參加創作者 凌瑄如 江蘊鑑

執筆者 駱文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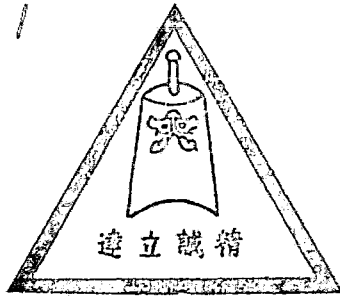
封面木刻 王大化

出版者 國立戲劇學校

(臨時校址長沙稻穀倉)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印刷者 長沙碧雲軒



KBC
IG
238.36